

履
園
業
話

園林

叢話二十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澄懷園

京師

澄懷園在 圓明園東南隅每年夏月 車駕幸園 尙
書房暨南書房諸臣侍直之所芳塘若鏡紅藕如船傑閣
參差綠槐夾道真仙境也余嘗於嘉慶十四年七月相國
英公有筆墨事見囑小寓于此時公爲戶部侍郎兼副提
督適姚伯昂席子遠兩編修新入南書房同在近光樓盤
桓者四十餘日而上海趙謙士少農亦在園中讀書評書

徵歌度曲殊不知有春明門外十丈紅塵也余時將同江
南因賦七律四首云樓前車馬響如雷人在青山紫禁隈
百頃池臺因地起千年雲木傍天開久欽二妙同民部恰

見雙星列上台惟我清閒無一事獨隨野鶴步蒼苔

有隣園仙

鶴常來棲止
飛翔樓下

蓬萊十日小勾留喜共羣仙會一樓太液蓮

華猶自發薊門山色最宜秋仲宣不免思鄉淚鄭衆偏多

爲國憂別院笙歌聽未歇雞人傳唱月如鉤一番秋雨一

番涼立馬重門夜未央

謂英公也

玉露珠圓雙闕曉宮槐花落

四蹄香明朝綵仗應無事昨夕銀河倍有光我亦相思

千里道欲憑行止費商量從今歸去聽秋聲恰與飛鴻結
伴行雲水偶然畱雪爪江天何處覓鷗盟回思舊事千腸
結乍覺新涼百感生卻羨昆明池上柳世間離別不關情

惠園

京師

惠園在京師宣武門內西單牌樓鄭親王府引池疊石饒
有幽致相傳是園爲 國初李笠翁手筆園後爲雛鳳樓
樓前有一池水甚清冽碧梧垂柳掩映于新花老樹之間
其後卽內宮門也嘉慶己未三月主人嘗招法時帆祭酒
王鐵夫國博與余同遊樓後有瀑布一條高丈餘其聲琅

然尤妙

萬柳堂

萬柳堂在京師廣渠門外今爲拈花寺余嘗往遊數次

國初爲馮益都相公別業仿元時廉希憲遺制亦名萬柳堂當時如毛西河喬石林陳其年朱竹垞輩皆有詩文紀之然昔之所謂蓮塘花嶼者卽今日之瓦礫蒼苔也成親王有詩云十日春陰五日雨崇文門外無塵土寒草同青
越馬蹄越陌度阡成漫與居人猶自說馮家指點荒亭帶
殘堵野春無門關不住鎖綠惟憑萬煙縷老僧灑掃 御

書樓滿壁雲龍照鵬翥 國初筆蹟此間多竹色墻邊無
片楮不知秋井幾同塌莓苔掩抑雙猊礎故老風流杳可
思詞林句律能從古賦詩飲酒樂承平攬迴臨深慰羈旅
豈無葫蘆嘲學士亦有蓮華歌相府敝車羸馬江南客眼
明到此思洲渚羣鴉剩有後棲啼雙燕如看舊時舞希憲
崇情且莫論淡對悽如別南浦落花紛紛已覺多回首東

風眞莽鹵

以上
京師

隨園

江南

隨園在江寧城北依小倉山麓池臺雖小頗有幽趣乾隆

辛亥春二月初余始遊焉時簡齋先生尙健同坐蔚藍天
看小香雪海梅花盛開讀畫論詩者竟日至道光二年九
月偶以事赴金陵則樓閣傾隤秋風落葉又是一番境界
矣其舊僕某尙識余姓名眞所謂猶有白頭園叟在斜陽
影裏話當年也近年聞先生長君蘭村又葺而新之遊人
雜遝矣

張侯府園

張侯府園在江寧府城東 國初爲靖逆侯張勇所建今
爲劉觀察承書得之園不甚廣大廳東偏有賜書樓一座

最高可以望遠萬家烟火俱在目前亦勝地也其他如邢氏園孫淵如觀察所構之五松園皆有可觀邢氏園以水勝孫氏園以石勝也

以上江南

樂圃

蘇州

畢秋帆尙書爲陝西巡撫時嘗買得宋朱伯原樂圃舊地引泉壘石種竹栽花擬爲老年退息之所余爲輯樂圃小志二卷贈之尙書歿後家產入官無托足之地一家眷屬盡住圃中可慨也已案樂圃五代時爲吾家廣陵郡王金谷園遺址伯原增築之元時爲張適所居明成化間又爲

杜東原所有申文定公致仕後又構得之有賜開堂鑑曲
亭招隱樹諸勝嘗賦詩云棲遲舊業理荒蕪徙倚棹篔簹
槁梧爲圃自安吾計拙歸田早荷聖恩殊山移小島成愚
谷水引清流學鑑湖敢向明時稱逸老北窗高枕一愁無
又有園居詩云樂園千年跡蕭齋五畝身蓬蒿常謝客花
竹總宜人清曠懷長統風流屬季真臨溪時獨釣吾自老
絲綸其二云投老身猶健探幽興未闌花神催爛漫竹使
報平安茂樹禽聲合高樓蝶夢殘不知人世上有處有風
滿嗚呼文定之與尙書同是狀元同是一品官何福命之

不相及也

獅子林

獅子林在吳郡齊女門內潘樹巷今畫禪寺法堂後墻外元至正間僧天如惟則延朱德潤趙善長倪元鎮徐幼文共商疊成而元鎮爲之圖取佛書獅子座而名之近人誤以爲倪雲林所築非也明時尙屬寺中 國初鞠爲民居荒廢已久乾隆廿七年 純皇帝南巡始開闢薙草築衛墻垣其中有獅子峯含暉峯吐月峯立雪堂臥雲室問梅閣指柏軒玉鑑池冰壺井修竹谷小飛虹大石屋諸勝

湖石玲瓏洞壑宛轉上有台抱大松五株又名五松園後
爲黃小華殿撰府第其北數百步有王氏之蘭雪堂蔣氏
之拙政園皆爲郡中名勝每當春二三月桃花齊放菜花
又開合城士女出遊宛如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也余二十
許時嘗往遊焉作獅林竹枝詞云蘭雪堂前青草蕃蔣家
三徑亦荒園尋春聞說獅林好借問誰家黃狀元虬鬚園
子倚門邊分得秋娘買粉錢入門疑到天台路且避前頭
兩少年蒼苔新雨滑弓鞋斜倚闌干問小娃曾記飛虹橋
畔立不知誰拾鳳頭釵一雙繡鞵污泥濺日暮歸來空自

憐不是貪遊生小慣明朝還上虎邱船

拙政園

拙政園在齊門內北街明嘉靖中御史王獻臣築文待詔有記御史歿後其子好擣菹一夕失之歸于徐氏 國初爲海寧陳相國之遷所得未幾以駐防兵園封爲將軍府園內有連理寶珠山茶一樹吳梅村祭酒有詩紀之迨撤去駐防又改爲兵備道行館旣而爲吳三桂壻王永康所居三桂敗事乃籍入官康熙十八年改蘇松常道新署旋復裁缺散爲民居後歸蔣太守棨改名復園春秋佳日名

流觴詠有復園嘉會圖太守歿後非復舊時景象嘉慶中
爲海昌查愴餘孝廉所得修葺年餘頓還舊觀今又歸當
湖吳菘圃相國家爲質庫矣

歸田園

歸田園在拙政園東僅隔一牆明季侍郎王心一所構中
有蘭雪堂泛紅軒竹香廊諸景今王氏子孫尙居其中相
傳王氏欲售于人屢矣輒見紅袍紗帽者隱約其間或呼
嘯達旦似不能割愛者人亦莫敢得也余少時嘗見侍郎
與蔣伯玉手札其時在崇禎十六年之十二月廿四日書

中言小園一花一木皆自培植乞分付園丁時加防護云云其明年侍郎卽歸道山宜一靈之不泯耳

息園

息園卽顧氏依園舊址族弟槃溪購而葺之中有妙嚴臺相傳爲梁簡文帝女妙嚴公主葬此嘉慶十三年濬池得古碣是四至界牌知唐宋時尙有防護也十六年又添建先武肅以下五王家廟於前北向有江蘇方伯慶公碑記按府志宋信安郡王孟忠厚府在閭邱坊巷有葺春園或卽其地也其東爲秀野園康熙中翰林顧嗣立所居有秀

野草堂額一時名士如朱竹垞韓慕廬輩俱有詩紀之

繡谷

繡谷在閩門內後板廠國初朔州刺史蔣深築初刺史之祖垓成進士後隱居讀書偶課園丁薙草土中得一石有繡谷二字作八分書遂以名其園園中亭榭無多而位置頗有法相傳爲王石谷手筆也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刺史嘗集郡中諸名宿作送春會坐中年最長者爲尤西堂朱竹垞兩太史張匠門惠天牧徐澂齋諸先生尙爲諸生畫師則王石谷楊子鶴方外則目存上人是時沈歸愚尙

書年纔二十七居末座賦詩作畫爲一時之盛刺史之子
仙根亦好風雅乾隆二十四年又作後己卯送春會則以
尙書爲首座矣世傳張憶娘簪花圖卽於是園作也嘉慶
中爲葉河帥觀潮所得道光初又歸南康謝椒石觀察作
板輿之奉今又爲婺源王氏所有矣先是蔣氏欲將是宅
出售他姓猶豫未決爲問于凡仙仙判一聯云無可奈何
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是宋人晏殊句也而不解其義
迨歸葉氏則上句應矣後葉氏轉售于謝謝又售于王則
下句應矣異哉

懷雲亭

懷雲亭在東白塔子巷乾隆間郡人沈觀察某佔買大乘菴舊基而造爲園宅未及三十年而售於周勗齋太守太守守復拓而廣之頗有幽趣改名櫟園有一峯名歸雲甚峭其東爲蔣氏種梅亭春時百花齊發羣豔爭芳係樂安全盛時四十八第之一今歸潘氏爲古香亭

瞿園

瞿園卽宋氏細師園故址嘉定瞿遠村氏增築之其西數十步卽前大宗伯沈歸愚先生舊宅也嘉慶戊寅四月余

嘗同范芝巖潘榕臯吳槐江諸先生看園中芍藥其花之
盛可與揚州尺五樓相埒范有詩云看花車馬聲如沸誰
問尙書舊第來今又歸天都吳氏矣

涉園

涉園在新橋巷東郡人陸闇亭太守所築園不甚廣東近
城垣有小鬱林觀魚檻吾愛亭藤花舫浮紅漾碧諸勝近
爲崇明祝氏別墅

逸園

逸園在吳縣西脊山之麓康熙中孝子程文煥廬墓之所

右臨太湖左有茶山石壁諸勝每當梅花盛開探幽尋詩者必到逸園其主人程在山先生名鍾卽孝子孫也少工詩同邑顧退山太史擇爲佳婿太史之女曰蘊玉者自號生香居士亦能詩與在山更唱迭和較趙凡夫之與陸卿子殆有過之在山嘗有詩云空齋盡日無人到惟有山妻問字來可想見其高致也當時如沈歸愚大宗伯彭芝庭大司馬金安廉訪諸老入山採梅輒畱宿園中余年十二三時嘗隨先君子遊逸園並見先生及生香居士其所居日生香閣閣下爲在山小隱琴尊橫几圖籍滿牀前有

釣雪槎其西曰九峯草廬白沙翠竹山房騰嘯臺下臨具
區波濤萬頃可望縹緲莫釐諸峯雖員嶠方壺不是過也
嗣生香沒後在山亦旋卒一子尙幼爲地方官買得而造
行宮則向之亭臺池館皆化而爲方丈瀛洲矣乾隆四
十五年 高宗純皇帝南巡 駐蹕於此有 御製詩
五古一首其結句云閣應歸故主吾弗更去矣 同變後
此閣遂廢今隔四十年已成瓦礫場無有知其處者

靈巖山館

靈巖山館在靈巖山之陽西施洞下乾隆四十八九年間

畢秋帆先生所築菴裘也營造之工亭臺之勝凡四五載而始成至五十四年三月始將扁額懸挂其門曰露巖山館先生自書下有一聯云花草舊香溪卜兆千年如待我湖山新畫障臥遊終古定何年二門曰鍾秀靈峯乃阿文成公書又一聯云蓮嶂千重此日已成雲出岫松風十里他年應待鶴歸巢自此蟠曲而上至御書樓皆長松夾道有一門甚宏敞上題麗燭層霄四大字是嵇文恭公書樓上有楠木櫺一具中奉御筆扁額福字及所賜書籀字畫法帖諸件樓下刻紀恩詩及謝表藁凡八石由

樓後折而東有九曲廊過廊爲張太夫人祠由祠而上有
小亭曰澄懷觀道左有三楹曰畫船雲壑三面石壁一削
千仞其上卽西施洞也前有一池水甚清冽遊魚出沒可
數其中一聯云香水濯雲根奇石慣延採硯客畫廊垂月
地幽花曾照浣紗人池上有精舍曰硯石山房則劉文清
公書也其明年庚戌二月十四日余與張君止原嘗邀王
夢樓太守潘榕臯農部暨其弟雲浦參軍及陸謹庭孝廉
輩載酒攜琴信宿其中者三日極文酒之歡至嘉慶四年
九月忽有旨查抄以營兆地例不入官此園尙無恙也

自是日漸頽圯蒼苔滿徑至丙子年間爲虞山蔣相國孫
繼煥

所得而先生自出鎮陝西河南山東兩湖計二十餘

載平泉草木終未一見可慨也道光甲申八月余偶過是

園回思庚戌之遊屈指已三十四年矣爲題四絕云賣去

靈巖一角山園門已付老僧關林泉也自遭磨折笑我重

來鬢亦班憶昔春遊花正紅曾隨杖履殿諸公坐中最羨

三松樹依舊掀髯倚碧空

謂榕皋先生

雲壑勢然絕世奇當年

亭榭半參差此中感慨誰能悉試問墻間沒字碑

舊時石刻俱已

去眼前富貴總堪哀世事無如酒一盃卻喜今朝風日好

山靈應爲故人來

寒碧山莊

寒碧山莊在閩門外花步洞庭劉蓉峯觀察所築園中有十二峯皆太湖之選道光三年始開園門來遊者無虛日傾動一時

水木明瑟園

明瑟園在上沙初吳江高士徐介白隱居于此後郡人陸上舍穉增拓之遂稱勝地秀水朱竹垞檢討爲作明瑟園賦後復荒蕪乾隆五十二年其族孫萬仞嘗得王石谷所

繪園圖見示余爲補書朱賦於後忽忽三十年又爲畢秋
帆尙書營兆地今且松籟如怒濤聲矣
以上蘇州

東臯草堂

常熟

東臯草堂在常熟大東門外明左少參瞿汝說所築子稼
軒先生式邦增拓之有浣溪草堂貫清堂鏡中來諸景稼
軒官戶科給事中 本朝順治三年以議立永明王事畱
粵東西數年此園遂廢其子伯申守之吳梅村祭酒有後
東臯草堂歌七古一首爲伯申作也近爲趙叔才文學所
購亭臺樹石猶有存者道光癸未四月余偕蘊山弟往遊

烹茶坐話有滄桑之感焉

壺隱園

壺隱園在常熟縣西門內致道觀西南明左都御史陳察
舊第嘉慶十年吳竹橋禮部長君曼堂得之築爲亭臺頗
有旨趣其後卽虞山也越數年復得彭家場空地亦明時
邑人錢允輝南皋別業舊址造爲小築田園種竹養魚亦
清幽可想

燕谷

燕谷在常熟北門內令公殿右前臺灣知府蔣元樞所築

後五十年其族子泰安令因培購得之倩晉陵戈裕良疊石一堆名曰燕谷園甚小而曲折得宜結構有法余每入城亦時寓焉 以上常熟

康山 揚州

康山在揚州徐寧關口兩門之間相傳爲明狀元康對山讀書處故名余每至邗上必偕友遊康山作半日清談其主人爲江鶴亭名春初爲儀徵諸生能詩工于制藝當時與天台齊次風齊名風格高邁一時名士皆從之遊余於嘉慶二年始到康山鶴亭已沒見其子吉雲今閱三十年

復見其孫守齋矣

小璣瓏山館

揚州馬主政名曰瑄字秋玉住東關街好古博雅考校文
藝評隲史傳旁及金石書畫鼎彝古玉玩器諸物與其弟
曰璐俱能詩好客爲東南壇坫所居曰小璣瓏山館有看
山樓紅藥階七峯草堂清響閣藤花書屋鼓書樓覓句廊
澆藥井梅寮諸勝今亭榭依然惜非舊主人矣

雙桐書屋

雙桐書屋卽王氏舊園關中張氏增築之在左衛街園門

北向進門轉右有竹徑一條由竹徑而入小亭翼然亭中
四望則修桐百尺清水一池曲徑長廊奇花異卉眞城市
中山林也余於嘉慶初始至揚州園主人張丈琴溪輒來
相招極一時文酒之樂今垂三十餘年則亭臺蕭瑟草木
荒蕪矣豈園之興廢亦有數歟

片石山房

揚州新城花園巷又有片石山房者二廳之後秋以方池
池上有太湖石山子一座高五六丈甚奇峭相傳爲石濤
和尚手筆其地係吳氏舊宅後爲一媒婆所得以開麵館

兼爲賣戲之所改造大廳房彷彿京師前門外戲園式樣俗不可耐矣

江園

揚州江晚香侍郎家有一園在闕口門大街回廊曲榭花柳池臺直可與康山爭勝中有黃鸝數箇生長其間每三春時宛轉一聲莫不爲之神往余嘗與中丞之姪元卿員外把酒聽之未三十年侍郎員外叔姪相繼殂謝此園遂屬之他人余每過其門不勝惘惘

靜修儉養之軒

靜修儉養之軒在齊寧門內鮑肯園贈公所築四圍樓閣
通以廊廡階前湖石數峯盡栽叢桂繡毳丁香白皮松之
屬余於壬午癸未兩年寓其中最久每逢花晨月夕坐臥
窗前致足樂也

構園

構園在廣儲門內嘉慶甲子乙丑間吳門王鐵夫學博爲
儀徵書院山長寓此最久同時汪浣雲華吉崖亦嘗寓焉

平山堂

揚州之平山堂余於乾隆五十一年秋始到其時九峯園

倚虹園篠園西園曲水小金山尺五樓諸處自天寧門外
起直到淮南第一觀樓臺掩映朱碧鮮新宛入趙千里仙
山樓閣中今隔三十餘年幾成瓦礫場非復舊時光景矣
有人題壁云樓臺也似佳人老剩粉殘脂倍可憐余亦有
句云畫舫錄中人半死倚虹園外柳如煙撫今追昔恍如
一夢

九峯園

揚州九峯園奇石瓊瓏其最高者有九故以名園相傳皆
海嶽菴舊物也 高宗南巡見之選二石入 御苑止

存七峯近又頽廢不過四五石而已高東井有詩云名園
九箇丈人尊兩叟蒼顏獨受 恩也似山王通籍去竹林
惟有五君存 以上揚州

錦春園

瓜州

錦春園在瓜州城北前臨運河余往來南北五十餘年必
由是園經過園甚寬廣中有一池水甚清淺皆種荷花登
樓一望雲樹蒼茫帆檣滿目真絕景也 高宗純皇帝

六次南巡俱 駐蹕于此成親王有詩云錦春園裏萬花
榮媚景熙陽照眼明百里蜀岡遙挹翠一渠邗水近涵清

獨憐廢砌橫今古頗見幽墓記姓名來日江船須早放倚
闌愁絕莫風生

樸園 儀徵

樸園在儀徵東南三十里巴君樸園宿崖昆仲以其墓旁
餘地添築亭臺爲一家子弟讀書之所凡費白金二十餘
萬兩五年始成園甚寬廣梅萼千株幽花滿砌其牡丹廳
最軒敞吳山尊學士書楹帖一聯云花候過了香喜我至
剛逢穀雨仙根依丙舍祝君家看到仍雲有黃石山一座
可以望遠隔江諸山歷歷可數掩暎于松楸野戍之間而

湖石數峯洞壑宛轉較吳閭之獅子林尤有過之實淮南
第一名園也道光癸未秋九月余自邗上往遊與童君石
林張君石樵輩信宿其中得十六景有梅花嶺芳草垞舍
暉洞飲鶴澗魚樂溪尋詩經紅蕖闌齒蒼軒宛轉橋竹深
處識秋亭積書巖仙棋石斜陽坂望雲峯小漁梁諸名目
各系一詩刻石園中

珠媚園

通州

珠媚園在通州城東北隅有州人王景獻者嘗爲廣州太
守得前明顧大司馬舊第爲增築之極池臺花木之勝其

正中爲花對堂堂前大紫薇二株海內罕見明時植也壬
午三月余由福山渡海到州城時泗州陳雨峯爲狼山總
鎮嘉興馮椒園爲州刺史置酒園中歡會竟日因書四絕
句云辟疆舊有小峯巒築就平泉滯一官斯事原來千古
恨空畱花木讓人看萬箇竹同文太守一拳石肖李將軍
採幽莫訝淮東少如此名園自不羣一灣春水曲通池池
上桃花紅幾枝爲語園丁好培植再栽垂柳萬千絲朱廊
寥落莫雲多滿徑蒼苔絆薜蘿置酒念念人欲去紫薇花
發再來過

文園 如皋

如臯汪春田觀察少孤承母夫人之訓年十六以資爲戶部郎隨 高宗出圍以較射得花翎累官廣西山東觀察使 告養在籍者二十餘年所居文園有溪南溪北兩所一橋可通飲酒賦詩殆無虛日惟求子之心甚急居常於邑不樂道光壬午三月余渡海遊狼山將至揚州繞道訪文園時觀察年正六十鬚髮皓然矣余有詩贈之云聞訊如臯縣來遊豐利場兩園分鶴徑一水跨虹梁地僻樓臺靜春深草木香桃花潭上坐留我醉壺觴曲閣飛紅雨

閒門漾碧流使君無量福樂此復何求濶別成清夢相思
竟白頭挂帆吾欲去海上月如鉤

塔射園 松江

松江張氏有塔射園在東塔街後舊爲許氏別業郡人張
孝廉維煦購得其半葺爲小園以近西林寺塔故名園中
有紫藤花開時爛漫可觀舊聞崑山徐健菴司寇家有愔
園園西池內有小浮圖影又蘇州虎邱有塔影園此皆近
于城市與塔相近理或有之吾鄉小馬橋有寶泉堂族曾
叔祖蓉峯先生所建堂前一井水甚清冽井中亦有塔影

馬橋距錫山五十里距蘇亦五十里塔影從何而來此理之不可解者

嘯園

嘯園在婁縣治東明太僕卿范惟一所築內有振文堂天游閣諸勝乾隆間沈氏虞揚得之再爲修造清池峭石窈若深幽不知在城市間也

右倪園

古倪園在松江府城北門外沈綺雲司馬恕所居今謂之北倉卽姚平山構倪氏舊園而重葺者也相傳元末倪雲

林避亂嘗寓于此恐亦附會園中湖石甚多清水一泓叢桂百本當爲雲間園林第一

以上松江

豫園 上海

豫園在上海城內明潘恭定公恩之子方伯允端所築方伯自有記其地甚寬廣園中有樂壽堂董思翁爲作樂壽堂歌書於屏障字徑三四寸許其墨蹟至今存焉余於張芥航先生案頭見之堂前爲千人坐有池臺之勝池邊有湖石甚奇峭名五老峯有玉玲瓏飛駿玉華之名相傳爲宣和遺物也今造城隍廟於其中爲市估所估作會集公

所遊人雜選婦女如雲醫卜星相之流亦無不畢集雖東京大相國寺不能過之

日涉園

日涉園在上海縣治南明太僕卿陳所蘊別業後歸陸氏起鳳至其元孫耳山先生錫熊貴尤增築之園中舊有竹素堂爲吳門周天球題三面臨流最爲宏敞 高宗朝先生以總纂四庫書成蒙 賜楊基畫松南小隱圖卽以園中傳經書屋改爲松南小隱以敬奉之紀 恩也此園垂二百餘年陸氏至今世守

吾園

吾園在上海城西邑人李氏別業得露香園水蜜桃種植數百樹桃花開時遊人如蟻園中有帶鋤山館紅雨樓諸勝桃林中築一亭二鶴居之每歲生雛畜之可愛

從溪園

從溪園在法華鎮亦邑人李氏別業法華故多牡丹爲東吳之冠而園中所植者尤蕃茂花開時園主人必設筵宴請當道搢紳輩爲雅集焉

以上上海

三泖漁莊

青浦

三泖漁莊在青浦縣之朱家角刑部侍郎王蘭泉先生所居也有經訓堂鄭學齋蒲褐山房諸額先生博雅好古尤精金石之學著有金石萃編一百六十餘卷又湖海文傳湖海詩傳共百餘卷皆收羅天下賢豪長者及騷人墨客之作爲東南壇坫

南園 太倉

太倉州城南有南園前明文肅公所築中有繡雪堂潭影軒香濤閣諸勝皆種梅花至今尙存老梅一株曰瘦鶴亦文肅手植也余於乾隆庚戌早春會同畢澗飛員外過

之已荒蕪不堪矣繡雪堂壁間有話雨二字是董華亭尙
書書左方書天啟丁卯同陳眉公訪遜之山館聽雨題四
月七日其昌計二十二字墨瀋猶存道光庚寅冬日偶見
程芳墅所畫南園瘦鶴圖不勝今昔之感因書二絕句於
後云昔年踏雪過南園古寺斜陽草木繁惟有老梅名瘦
鶴一枝花影倚頽垣相國門庭感舊知滿頭冰雪最相思
偶然畱得和羹種曾聽前朝話雨時

王文肅董文敏與陳眉公三人者最相善

俱年臻
大耋

平蕪館 嘉定

嘉定有張丈山者以貧遷爲業產不踰中人而雅好園圃鄰家有小園欲借以宴客主人不許張恚甚乃重價買城南隙地築爲園費至萬餘金署日平蕪館知縣吳盤齋爲作記遂大開園門聽人來遊日以千計張謂人曰吾治此園將與邦人共之不若鄰家某之小量也識見亦超

澹園

清河

澹園在清江浦江南河道總督節院西偏園甚軒敞花竹翳如中有方塘十餘畝皆植千葉蓮華四圍環繞垂楊間以桃李春時爛漫可觀而尤宜於夏日道光己丑歲余應

河帥張芥航先生之招寓園中者凡四載余有澹園二十
四詠爲先生作也

長春園

蕪湖

長春園在蕪湖北門外卽宋張孝祥于湖舊址本邑人陳
氏廢園山陰陳岸亭先生聖修宰蕪湖時構爲別業園中
有鴻雪堂鏡湖軒紫藤閣剝蕉亭魚樂澗卓筆峯狎鷺隄
拜石廊八景赭山當牖潭水滌洞塔影鐘聲不暇應接絕
似西湖勝槩曩余楚北往回屢寓于此時長君恒齋次君
默齋皆與余訂兄弟之好極文酒之歡迨先生擢任雲南

此園遂廢矣惜哉後三十年而爲邑中王子卿太守所購
故名希右園有歸去來堂 賜書樓吳波亭溪山好處亭
觀一精廬小羅浮仙館諸勝時黃左田尚書亦 予告歸
來日相過從飲酒賦詩爲鳩江之名園焉

玉玲瓏館

杭州

玉玲瓏館在城南橫河橋前大宗伯姚公立德所居以窗
前有湖石號玉玲瓏故名按此石相傳爲宋宣和花石綱
之遺本包氏靈隱山莊舊物也後歸沈氏庾園又歸龔侍
御翔麟已屢易主矣其石高丈許頗有皺瘦之趣道光癸

已冬日余偶訪順德張雲巢都轉會一至焉

臯園

臯園在清泰門北俗名金衙莊以金中丞曾居於此故名
國初爲餘姚嚴少司農沆所構中有梧月樓小滄浪墨琴
堂綠雪軒芙蓉城怡雲亭諸勝余以嘉慶元年自半山看
桃花回同海豐張穆菴都轉訪之園主人託故不納悵然
而返至道光壬辰歲又爲嚴河帥烜卜築於此 國初嚴
公官少農今河帥嚴公號小農俱住此園斯已奇矣其明
年冬余偶至杭州又偕范吾山觀察訪之甫入門見蔽桂

編籬枯槐抱竹正顧盼間園丁出報云有官眷遊園不便入也乃知一遊一豫俱有小數存乎其間

潛園

潛園在張御史巷其門北向前儀徵令屠琴鳴得餘姚楊孝廉別業增築之園中湖石甚多清池中立一峯尤靈峭名曰鷺君道光壬辰歲嘉興范吾山觀察得之自徐州遷居於此賦詩云窗前有石何亭亭頻伽銘之曰鷺君當時得者潛園叟太息主客傷人琴此石之高高丈五四面玲瓏洞藏府峭然獨立波中央但見羣峯皆伏俯瘦骨稜嶒

莫傲人羽毛爲累失秋林何日出山飛到此不辭萬里同
歸雲石乎石乎何不油然作雲沛霖雨空老荒山吾與汝
安心且作信天翁莫羨窮鴉銜腐魚

以上
杭州

長豐山館

長豐山館在湧金門外郡人朱彥甫舍人得王氏別業而
擴充之蓋其先世居休寧之長豐里故名園中有攀雲樓
六橋烟柳盡在目前可稱絕勝舍人豪邁好客每于春秋
佳日與郡中諸名宿載酒題襟致足樂也戊戌六月余借
寓樓上有詩贈之云攀雲樓外水如天樓上團團月正圓

清酒一壺詩百首全家同汎採蓮船

已上
杭州

倦圃 嘉興

嘉興府城西門內有倦圃卽宋岳鄂王孫倦翁珂故宅圃甚寬廣儼若山林嘉慶甲子三月嘗同家恬齋過圃中荒廢久矣近爲陳氏所購葺而新之據朱竹垞曝書亭集所載有叢菊徑積翠池浮嵐范湖草堂靜春軒圓谷采山樓狷溪金陀別館聽雨齋橘田芳樹亭溪山眞意軒容與橋漱研泉潛山錦淙洞畱眞館澄懷閣春水宅諸勝俱仍舊題爲嘉禾勝地

曝書亭

曝書亭在嘉興之梅會里朱檢討彝尊築僅有一亭吾鄉
嚴秋水先生書額汪蛟門爲集杜詩一聯以贈曰會須上
番看成竹何處老翁來賦詩嘉慶初揚州阮雲臺先生督
學浙江嘗過訪旣爲修葺又刻集杜一聯於石柱并賦詩
紀之道光七年東萊呂公延慶知縣事又捐俸重修

南園

李元孚名原嘉興王店人通申韓之學所居南園卽王復
旦梅墅舊蹟在曝書亭後園中有延青閣聽月廊滿溪草

堂涼舫玉蘭逕見山亭梅花嶺桂屏片雲軒虛舟息機處
鏡香橋知樂亭凡十三景元孚俱有詩命曰南園雜詠諸
前輩亦多和作爲一時之盛元孚歿後竟成棄地近復種
爲桑園事隔五十年而元孚尙未葬停柩園中可歎也
以
上嘉興

二十五峯園

嘉善

二十五峯園在嘉善縣城內環整坊科甲埭本海昌查氏
舊園有春風第一軒八方亭清夢軒平遠樓諸勝園多湖
石洞壑瓌瓏今歸蘇州汪厚齋氏終年關鎖命僕守之三

十年來園主人未嘗一至也

青藤書屋

紹興

青藤書屋在紹興府治東南一里許明徐文長故宅地名
觀巷青藤者木連藤也相傳爲文長手植因以自號藤旁
有水一泓曰天池池上有自在巖孕山樓渾如舟舳字堂
櫻桃館柿葉居諸景 國初陳老蓮亦嘗居此皆所題也
後屢易其主乾隆癸丑歲郡人陳永年翁購得之翁之子
姪如小巖九巖十峯士巖輩皆名諸生好風雅始將天池
修濬而重闢之復求文長手書舊額懸諸坐上卽老蓮所

題諸景亦仍其舊并請阮雲臺先生作記一時遊者接踵
飲酒賦詩殆無虛日嘉慶戊申余重遊會稽曾寓于此爲
作青藤書屋歌云昔我來遊書屋裏青藤蟠蟠老將死滿
地落葉秋風喧似歎所居託無主今我來時花正芳青藤
生孫如許長天池之水梳洗出天矯作勢如雲張花開花
落三百載山人之名尙如在發狂豈肯讓彌衡醉來直欲
吞東海潁川兄弟荀家龍買得山人五畝宮引泉疊石作
詩料三楊七薛將無同吁嗟乎石簣石公呼不起門前走
狗何足齒能令遺蹟不湮淪便是青藤舊知己况復披榛

木柵鄉年年寒食拜斜陽墳篋迭唱歸舟晚春水桃花何處香蓋文長無後有墓在木柵鄉將湮沒矣而陳氏昆仲復爲修葺而祭掃之又文長身後之遇也

寓園

寓園在山陰縣西南二十里寓山之麓明末御史祁彪佳所築有芙蓉渡玉女臺回波嶼梅坡試鶯館卽花舍歸雲軒遠山堂八景崇禎乙酉閏月六日夜彪佳衣冠投池殉節于此其子理孫等遂葬公園旁今爲祠壙公像子孫至今守之以上紹興

造園

造園如作詩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後呼應最忌堆砌最忌
錯雜方稱佳構園既成矣而又要主人之相配位置之得
宜不可使庸夫俗子駐足其中方稱名園今常熟吳江崑
山嘉定上海無錫各縣城隍廟俱有園亭亦頗不俗每當
春秋令節鄉傭村婦估客狂生雜遝歡呼說書彈唱而亦
可謂之名園乎

吾鄉有浣香園者在嘯傲涇江陰李氏世居康熙末年布
衣李芥軒先生所構僅有堂三楹曰恕堂堂下惟植桂樹

兩三株而已其前小室卽芥軒也沈歸愚尙書未第時嘗
與吳門韓補瓢李客山輩往來賦詩于此有浣香園唱和
集乃知園亭不在寬廣不在華麗總視主人以傳

有友人購一園經營構造日夜不遑余忽發議論曰園亭
不必自造凡人之園亭有一花一石者吾來嘯歌其中卽
吾之園亭矣不亦便哉友人曰不然譬如積貲巨萬買妾
數人吾自用之豈可與他人同樂耶余駁之曰大凡人作
事往往但顧眼前儻有不測一切功名富貴狗馬玩好之
具皆非吾之所有况園亭耶又安知不與他人同樂也

吳石林癖好園亭而家奇貧未能構築因撰無是園記有
桃花源記小園賦風格江片石題其後云萬想何難幻作
眞區區邱壑豈堪論那知心亦爲形役憐爾饑軀畫餅人
寫盡蒼茫半壁天煙雲幾疊上蠻牋子孫翻得長相守賣
向人間不值錢余見前人有所謂烏有園心園意園者皆
石林之流亞也

笑柄

叢話廿一

勾吳 錢泳 梅溪 輯

太無竅

吳梅邨祭酒既仕 本朝有張南垣者以善疊假山遊于公卿間人頗禮遇之一日到婁東太原王氏設宴招祭酒張亦在坐因演劇祭酒點爛柯山蓋此一齣中有張石匠戲以相戲耳梨園人以張故每唱至張石匠輒諱張爲李祭酒笑曰此伶甚有竅後演至張必果寄書有云姓朱的有甚虧負你南垣拍案大呼曰此伶太無竅矣祭酒爲之

笑柄

逃席

闌玻樓

太倉東門有王某者以皮工起家至巨富構一樓求吳祭酒梅邨榜額梅邨題曰闌玻樓人咸不喻其意以爲必有典故或以詢梅邨梅邨曰此無他意不過道其實東門王皮匠耳聞者皆大笑乾隆中鉛山蔣心餘題一醫者之堂曰明遠堂人問其典心餘曰子不聞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尤妙

五兩輕

國初有某監察眷戀一優兒連袂接枕者五六夕賞以五金其人不憚一客聞之笑曰此唐時王右丞有詩已說其輕矣問何詩曰惡說南風五兩輕

打生員

康熙間蘇州太守盧某試童子有一秀才混入爲吏指出守曰汝秀才欲爲人代作文耶其人倉皇急遽曰生員並不是秀才太守笑之責以數板逐出曰我不打你秀才打你生員

雌雉

顧三公中翰梁汾子也少穎異讀論語山梁雌雉忽謂先生曰前讀衛風雄雉之詩此其配乎先生笑之莫不驚其敏悟

但願姨姨

吾邑吳承濂黃蛟起皆名諸生黃繼娶卽前妻之妹而不達於昆季一日兩君各送子院試同一寓旣出場詢知試題爲兄弟怡怡黃講題義作法吳曰子毋但願怡怡忘卻兄弟也黃面赤不言者半日

性畏蟾子

王司農茂京性畏蟾子每見必驚懼失色西田相國其叔也一日令輿夫密置數枚於肩輿中囑勿使知之明日司農升輿忽見蟾子惶懼仆地將責輿夫從者具以實告然司農之憤猶未釋也計思有以報之越日命工修足呼僮聚其皮將酒醋蔗糖共貯於瓶以遺相國明日遇於朝謂司農曰昨日見惠之品大嚼之而無味究係何物耶司農莞爾荅曰老叔以蟾子見嚇小姪不得不以老腳皮奉敬也

蝎子太守

雍正初有一同知引見不意帽中藏有蝎子欲出不得鉤其首甚痛涕淚交并

世宗望見駭異詢其故乃免冠

叩首詭云臣感念

聖祖仁皇帝六十一年深仁厚德

臣家兩世受恩遂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

世宗曰此

人尙有良心遂記名以知府用後人稱曰蝎子太守

王老虎

雍正間太倉知州有王某者素性嚴厲人稱爲老虎治賊尤不肯一毫假易其時有口號曰三擊升堂鼓跳出王老虎不是一夾棍定責三十五又曾以試事責死嘉定縣假

盲童生嘉定人羣起鼓噪時亦有集四書句以成文者其
破題云有衆逐虎自取之也

侮聖人之言

吳門有某秀才者狂放不羈每以經文斷章取義或涉穢
褻語作四書文如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則慕少艾男女
居室爲題令人不能卒讀較西廂制義春郊演劇尤有甚
焉曾在某督學幕中閱文忽折其臂痛苦萬狀作歇後語
詩云拋卻刑于寡妻來看未喪斯文止因四海困窮博得
七年之病既折援之以手全昏請問其目且過子游子夏

棄甲曳兵而走
多以虛字押韻匪夷所思可以槩見後是
人竟偃蹇終身未及中年喪身絕嗣哀哉大凡喜於侮聖
人之言者其人必遭大劫

溺于聲色

乾隆中有某太守告老歸田溺於聲色慕西湖之勝借居
曲院荷風日與梨園子弟青樓妓女徵歌度曲爲長夜之
飲遂收梨園爲義子青樓爲義女無分上下合爲一家有
輕薄少年書東坡和文與可洋州園池詩二首云煙紅霞
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繡屏錦幃

咽笙簧其二云日日移牀趁下風清香不斷思何窮若爲
化作龜千載巢向田田亂葉中太守聞之卽移寓去

糊塗人

人貴曉事不貴辦事能辦事者亦能僨事能曉事者決不
敗事也尹望山相國總督兩江時戲謂屬員云諸公平日
最怕何物或言蛇蝎或言虎狼公曰都不怕只怕糊塗人
滿坐盡笑明將軍亮亦嘗言吾出軍打仗者數十年從無
所怕生平最怕者糊塗人耳兩公之言相同

牡丹亭腳色

乾隆庚辰一科進士大半英年京師好事者以其年貌各
派牡丹亭全本腳色真堪發笑如狀元畢秋帆爲花神榜
眼諸重光爲陳最良探花王夢樓爲冥判侍郎童梧岡爲
柳夢梅編修宋小巖爲杜麗娘尙書曹竹墟爲春香同年
中每呼宋爲小姐曹爲春香兩公竟應聲以爲常也更有
奇者派南康謝中丞啟昆爲石道姑漢陽蕭侍御芝爲農
夫見二公者無不失笑

喜對

獻縣紀相國善諧謔人人共知有天津牛太守名稔文者

其子坤娶婦相國與太守本爲中表兄弟送喜對一聯云
繡閣團圓同望月香閨靜好對彈琴初尙不覺也次日相
國來賀指此聯曰我用尊府典故何如

什麼東西

乾隆戊申年京師工部衙門失火 上命大司空金簡

鳩工新之時京師有一聯云水部火災金司空大興土木
久之無有對者中書君某河閒人也語於人曰此非吾鄉
曉嵐先生不能因詣紀求之紀曰是亦不甚難對躊躇有
頃先生忽笑曰但有妨足下奈何中書曰有對固無傷也

先生曰北人南相中書君什麼東西其人慙而退都中人
哄傳

交相拍手

吾鄉嵇滌圃先生

承志

嘗爲河東河道總督父子兩世奇

遇其封翁某少無賴置身賭博場貧益甚乃就食于叔父

文敏公

曾筠

河東官署文敏甚惡之恐其滋事訓誡甚嚴

不許出署翁抑鬱無聊遂逃出充作河標兵拔百夫長後

文敏薨文恭公

璜

又邀

聖眷最隆乾隆三十四年文恭

奉命勘南河工程時封翁正在標下捧茶一杯打跽以

進文恭爲之起立請大吏皆見之疑而不敢問也至公事畢有某公從容竊問文恭荅曰此余族兄也乃大驚自此屢次拔擢至瓜州守備而滌圃亦中鄉榜歷官至長蘆都轉運使遂引疾歸一日偶與如夫人戲曰吾不欲做顯官耳若出山珊瑚頂孔雀翎有何難哉如夫人曰妾不敢信主公若得赤頂翠翎妾願作綠珠紅拂以事主公交相拍手自此出山已而果然

臣愚不敢妄對

蘇州汪竺香元亮博聞強記爲吳中名宿中乾隆壬午經

魁朱文正公深器重之每有不得意事則風病時發有一科會試頭二場已入彀矣至三場策問皆元元本本通場無及然只對四問有一問僅六字云臣愚不敢妄對房官閱之大笑遂落孫山

平上去入

平寬夫侍郎官翰林日新置一妾同僚賀之李松雲先生以詩韻含英一部爲賀平納之而不解其意且怪其儀之輕也明日李來平詰其故笑曰此非四聲韻乎以尊姓第一字略作一讀音豆下三字一氣連讀則得之矣平大慚先

生大笑

雁行

李安公名鎮吳郡名諸生中某科副車爲人甚迂事母與兄動必以禮而其兄之迂亦不讓安公也一日兄弟兩人往金陵鄉試將登舟矣其兄謂安公曰弟有科舉兄尙錄遺今日之行弟當先登安公逡巡不敢曰豈有以弟而先兄耶遂讓不已遂作雁行船頭窄狹兩人俱墮水中同伴者大笑

小字

崇明張南溪詒身長八尺同時有王鐵夫芭孫沈芷生清

瑞俱短小不過南溪之半三人最爲莫逆往來相隨每到

玉峰考試鐵夫在前南溪在中芷生在後諸少年見三人

目爲小字癸卯鄉試芷生中解元以去則又目曰卜字嗣

鐵夫入京 召試 欽賜舉人竟成一字矣讀日今諸生

中尙以此爲笑柄者嘉慶元年南溪始舉孝廉方正小字

則全不見矣

打兔子

畢秋帆先生爲陝西巡撫幕中賓客大半有斷袖之癖入

其室者美麗盈前笙歌既叶歡情亦暢一日先生忽語云
快傳中軍參將要烏鎗兵弓箭手各五百名進署伺候或
問何爲曰將署中所有兔子俱打出去滿座有笑者有不
敢笑者時嘉定曹習菴學士以丁內艱爲關中書院山長
與先生爲親戚常居署中先生偶於清晨詣其室學士正
酣臥尙未開門也見門上貼一聯云仁虎新居地祥麟舊
戰場先生笑曰此必錢獻之所爲也後先生移鎮河南幕
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語余適在座中正色謂先生曰
不可打也問何故曰此處本是梁孝王兔園先生復大笑

何須畏

乾隆五十八年百菊溪相國爲浙江按察使李曉園河帥
爲杭州太守兩公皆漢軍甚相得也忽以事阻晤李大慍
同在一城至一月不稟見遂欲告病文書已具矣時方酷
暑相國遺以扇并書一詩有句云我非夏日何須畏君似
清風不肯來李讀詩不覺失笑相得如初

勢利

人情勢利自古有之左傳則晉文公重耳之及於難也國
策則蘇秦始將連橫史記則司馬相如傳漢書則朱買臣

傳言語形容可發一笑余謂天下之勢利莫過於揚州揚州之勢利莫過於商人商人之勢利尤萃於奴僕似能以厘戩權人輕重者當爲古今獨絕

此亦妄人也已矣

松江張公星爲諸生有才名嗜酒而狂嘗以夏日浴於泮池門斗禁之弗聽也後漸聞於正副兩學師乃出而呵責之張則以污泥浮藻覆面赤身立水中兩手擊水拒之學師怒因命門斗拘之尊經閣令作文以此亦妄人也已矣句命題張援筆立就其後二比出股云此其人不可以教

諭者也對股云此其人不可以訓導者也此亦妄人也已矣兩學師愈怒欲斥除之然愛其才竟釋焉

情癡

有紫珊居士者喜步平康一日遊秦淮河上與妓者翹雲相愛甚篤頻行翹雲嚙舌上血染素帕爲贈以訂終身兒女情癡一至于此紫珊爲賦青玉盃一闕云生綃誰倩佳人織織就相思難織同心結私願欲教郎解識爲郎忍痛嚙破蓮花舌點點猩紅親染出不是胭脂不是鴟啼血一片情天容易缺幾時雙槳迎來桃葉煉取媧皇石袁蘭村

賦沁園春詞一首尤爲絕妙亦附于後是胭脂痕是吐絨
歟何其豔耶怪斑斑染出似靈芸淚輕輕點就異守宮砂
眉作煙含齒剛犀露忽見蓮開舌上花明燈下果檀郎細
認一口紅霞華清汗漬休誇試比並香痕總覺差想櫻唇
欲啟故教欸欸丁香強遞愁送些些色較情濃心如絲潔
廣袖何須闕石華生綃好得親承薌澤儂卻輸他

讀時文

余少見鷺湖華思愚先生爲人質直好學不倦或有謂先
生曰鷺湖真讀書里也先生曰此處並無讀書人子何以

見或驚訝曰若某某者皆諸生有名於場屋何謂無之先生笑曰子言謬也此讀時文者耳烏得謂之讀書人耶

又何加焉

乾隆某科禮部會試有某舉人甚富以夾帶枷號有同年友嘲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

陳見山

陳見山蘇州人嘗賣藥邗上以此起家開有青芝堂藥材爲揚城第一鋪得鄭侍御休園爲別業捐同知銜居然列於諸搢紳商人之閒每有喜慶宴會輒著天青褂五品補

服一日在席上有刻薄少年云我有一聯曰五品天青褂
諸公能對否傍一少年應聲云六味地黃丸

識字

昔蒲城王孝齋進士名綜入京謁選唱名者讀如梁王不
應曰此讀京字也吾鄉周定齋進士名揆入京謁選唱名
者讀如扇周不應曰此讀炎字也京師人笑之咸謂進士
不識字之故小學太淺余見嘉定李許齋方伯 廣芸 中進
士後刻同登錄李酷嗜說文因書許齋爲癩齋寫書匠不
識癩字竟書作癩邑齋三字京師人亦笑之又謂李公識

字之故小學太深也

出題

南昌相國彭文勤公嘗以周興嗣千文顛亂另成一本一字不易進呈祝 嘏 高宗稱其敏慧其督學江蘇時考己未進出題俱有巧思如考兩學則出率西水滸踰東家牆有衆逐虎其父攘羊之類考三學則出王之不王朝將視朝行堯之行之類不可枚舉其時適值 萬壽考八學則出臣彭恭祝 天子萬年嵌在八題之第一字如臣事君以忠彭更問曰恭則不侮祝鮀治宗廟天子一位子

服堯之服萬乘之國年已七十矣之類有提調官王姓雅

號王二麻子適考四學遂出王二麻子四題

王何必日利
二吾猶不足

麻縷絲絮
子男同位

考六學則出李陵荅蘇武書嵌在六題之末一

字如井上有李必因丘陵夫子不荅後來其蘇又盡善也

謂武子所雅言詩書之類一日考四學出洋洋乎

注鬼神
之爲德

章

又洋洋乎

注大哉聖
人之道章

又洋洋乎

注師摯
之始章

卽欲退堂早膳

學官稟曰尙少一題相國沉吟曰少則洋洋焉堂下諸生
莫不掩口而笑

李滄雲先生爲河南學政鄉試前考遺材士子恐不取輒

欲資緣以期必得謂之買科舉先生知之再錄一場出題云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宜桂舫中丞爲江蘇巡撫考內簾官稽查甚嚴諸明府大窘竟有不能完卷者題云其中非爾力也凡屬此種出題皆文勤開其端云

小姐班頭

吳門稱妓女曰小姐形之筆墨或稱校書或稱錄事有吳興書客錢景開者嘗在虎邱半塘開書鋪能詩尤好狹邪花街柳巷莫不經其品題甲乙多有贈句三十年來編爲一集名夢雲小稿嘗曰苟有餘資必爲付刻可以紀吳中

風俗之盛衰也袁簡齋先生每至虎邱輒邀景開爲密友
命之曰小姐班頭一日余在先生席上遇之贈以詩云把
酒挑情日又斜酒酣就臥美人家年年只學梁閒燕飛去
飛來護落花先生見之抵掌大笑曰此真小姐班頭詩也

張都轉詩

海豐張穆菴

映璣

爲兩浙都轉鹽運使時余爲幕中掌書

記每聽都轉閒話必以諧謔出之丙辰三月與閩學阮公
元方伯謝公啟昆觀察秦公瀛同遊西湖三公皆卽席賦
詩惟都轉一人默坐他席笑曰公等皆科目出身吟詩作

賦余捐班人亦有句可請教否曰春來老腿酸於醋雨後
新苔滑似油台座稱善方伯謂都轉曰君肯作詩便是名
家矣一日呼騶出署有老婦認爲地方官號哭叫冤都轉
停輿訊問者久之供稱其夫某又置別室停妻再娶有干
法紀等語都轉忽正色向此婦曰我是賣鹽官不管你吃
醋遂呼騶而行合市大笑

館

歙縣諸生曹某者素貧苦惟蒙館自給年四十餘以優貢
入京朝考列二等仍寓京蒙館爲作一詩云本爲求官去

反從問舍來何時官與舍兩字得分開亦可發一笑也

醬

今南方烹庖魚肉皆用醬故不論大小門戶當三伏時每家必自製之取其便也其製醬時必書姜太公在此五字爲壓勝處處皆然有問於袁簡齋曰何義也袁笑曰此太公不善將兵而善將醬蓋戲語耳後閱顏師古急就章云醬者百味之將帥醬領百味而行乃知雖一時戲語卻暗合古人意義見隨園隨筆

打油詩

按打油詩始見於南部新書其無關於人之名節者原未嘗不可以爲遊戲若借此報怨或發人隱私或誣人狹褻此陰律之所最重不可不慎也友人陳斗泉云金腿蒙君賜舉家大笑歡柴燒三擔盡水至一缸乾肉似枯荷葉皮同破馬鞍牙關三十六箇箇不平安此種詩雖諧謔而鍊字鍊句音節鏗鏘非老手不能又金陵有一僧嘗作打油詩四十首命其集曰牛山四十齣中有一首云春叫貓兒貓叫春聽他越叫越精神老僧亦有貓兒意不敢人前叫一聲莫謂是打油詩其筆甚峭不可及也

又王講泉明經言其友郎蘇門庶常留館後乞假回里由糧船挈眷入京有七律三首云自中前年丁丑科庶常館裏兩年過半歐半趙書雖好非宋非唐賦若何要做駱駝留種少但求老虎壓班多

當時譬喻話

三錢卷子三錢筆四寶

青雲賤亂拖幾人雅雅復魚魚能賦能詩又善書那怕朝珠無翡翠只愁帽頂有瑣璞先生體統原來老吉士頭銜到底虛試問衙門各前輩此中風味近何如糧船一搭到長安告示封條亦可觀有屋三間開宅子無車兩腳走京官功名老大騰身易煤米全家度日難怪底門工頻報道

今朝又到幾知單

兩槐夾井

舊傳有一秀才於歲試前一日偕友閒步見道旁有兩槐樹中界一井戲謂其友曰明日入場卽用此典故也一時笑其妄言試後出場驗其文果有自兩槐夾井以來一段云云及案發列高等得補廩餼蘇州有徐孝廉者肄業紫陽書院課題是九人而已至三分天下有其二後二比有九貂九騷對三薰三栗發案亦前列同人叩問用何書徐曰吾昨見市中有乞兒搶薰肉三塊物主毆以栗子拳三

下至九韶九騷俗語所謂十個鬍子九個騷十個鬚鬚九個刁此其典耳滿座大笑近時風氣衡文者大率類此胷既空疎而喜用典故明知獺祭而視爲妙文所以受人欺妄而諸生之以聰明自用者亦以此欺人時文變遷皆由此輩可歎也已

畫猪

或謂文中之時藝猶畫中之猪余駭然問故曰牛羊犬馬各有專家曾見有以鬣爲點染者乎今所流傳字幅詩文詞賦以及雜言小說無不可書之屏幃曾見有錄荆川

鹿門歸胡陶董之制義者乎

文王課

今人占文王課多用錢以定奇耦因名曰金錢課是筮法之變非京房易傳之錢卜也人有以問余者荅曰錢可通神自然靈驗耳

賦得詩

今大小試俱有賦得詩命題多不注出處偶有知者其人未必淹博偶有不知者其人亦未必空疎也況歲科兩試並不在詩題之知與不知而必欲使人暗中摸索耶或誤

認題旨轉爲所累彭文懃公爲江蘇學政考長元吳三學
出詩題平仲君遷四字諸童生未讀庾子山枯樹賦惟賦
冥子搬家爲一時笑柄

戲言

吾鄉華雨棠先生通申韓之學有名公卿閒常曰吾長子
才庸而糊塗故使其出仕次子才敏而練達故使其治家
聞者莫不笑之雖是戲言實抒懷抱

三百銅錢

余友揚州王古靈能畫人物無古無今用筆如篆今之吳

道子也嘗畫兩仙對酌圖贈余余題其上云三百銅錢沽
十斤兩人對酌恰平分頽然醉倒白石上仰看千峯推白
雲有一商翁見之啞然失笑曰三百銅錢可以入詩則三
百紋銀三百洋錢皆可以爲詩矣殊不知余用少陵語也
故俗子難與言詩

陋吏銘

近日捐官者輒喜捐鹽場大使以其職與知縣相等而無
刑名錢穀之煩也有揚州輕薄少年用劉禹錫陋室銘而
爲陋吏銘者其辭云官不在高有場則名才不在深有鹽

則靈斯雖陋吏惟利是馨絲圓堆案白色減入枰青談笑
有場商往來皆竈丁無須調鶴琴不離經無刑錢之聒耳
有酒色之勞形或借遠公廬署印官有借佛寺爲公館者或醉竹西亭
候補人員每喜遊平山
堂每日命酒宴樂而已 孔子云何陋之有

圈文章

吾鄉有王榮世者其父乃販牛估也一字不識而榮世少
聰穎喜讀書既開筆作時文每至文期父必索其文而閱
之數其圈多者則喜形於色圈少則撻之未數年榮世果
入泮昔趙青藜先生館選後掌教徽州紫陽書院娶兩妾

各生一子俱同庚後皆長成能作文矣趙自爲批閱二妾亦各閱其子之文較相比對以圈多者爲偏愛必詆罵終日至於不食趙不得已每閱文時必置筭盤于案頭總以圈點同其數以平兩妾之詈後二子皆中式

不准

爲官者必用讀書人以其有體有用也然斷不可用書獃子凡人一跌而萬事隳矣有名進士某者選得知縣到任未幾有報竊案刃傷事主者刑席擬批總嫌不當乃親書狀尾云賊凶人也兵凶器也以凶人而持凶器爾必攫其

鋒而試之其被殺也宜哉不准昔傳歸震川先生作令視
民如子每坐堂皇觀者如雲不禁也一日訊奸情觀者益
衆先生曰汝等若不退吾灑墨水矣滿堂大笑

木蘭詩

有某公子迷於兩伶人一日演佳期間兩人誰爲優余笑
曰我有定評只不敢說耳某固問荅曰木蘭詩結末二語
座中皆大笑

鑲邊酒

近時俗尙驕奢挾妓飲酒殆無虛日其座旁陪客或有寒

士不能具纏頭揮霍於筵前者謂之鑲邊酒余笑曰昔杜少陵嘗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詩所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者豈非鑲邊酒耶

二婢

有某搢紳致仕歸一日之內連納兩妾人笑其非余獨謂此公當深於經學者何以言之易曰枯楊生梯禮記曰行役以婦人皆老年娶妾之證余如有錢必欲效之亦買二婢人問曰二婢何爲余曰與其夾我于死後寧若夾我於生前之爲樂也

狗醫

吳郡新郭里有藥材舖舖主人姜姓者浙江慈溪人姜素知醫理里中有疾病輒請其調治頗有驗家畜一狗甚馴姜每出診狗必隨之搖尾侍坐以爲常一日主人偶他出有鄉人患濕氣一腿甚紅腫不知其所由來以示姜此狗忽向其腿上咬一口血流滿地作紫黑色主人歸痛打其狗而以末藥敷之一宿而愈有患隔症者姜誤以爲虛弱開補中之劑狗又號其旁乃改焉飲數服卽痊有孕婦腹便便飲食漸減姜認其水痼狗侍其側作小兒聲乃悟其

旨而以安胎藥治之越月而孿生產母無恙也姜以此狗知醫每出診必呼其同行一時哄傳有狗醫之目後狗忽亡去不知所之姜歎曰吾道其衰乎未幾亦病死余聞之笑曰江南之人最信醫藥而吳門尤甚是狗既知內外科而又兼婦人科以匡主人之不逮庶數諸醫中豈可多得哉以視今之舟輿出入勒索請封若有定價而卒無效驗或致殺人者真狗彘之不若也

長隨

長隨之多莫甚於乾嘉兩朝長隨之橫亦莫甚於乾嘉兩

朝捐官出仕者有之窮奢極欲者有之傲慢敗事者有之
嫖賭殆盡者有之一朝落魄至於凍餓以死者有之或人
亡家破男盜女倡者有之據所見聞已不一其人皆由平
生所得多不義之財民脂民膏也而閒亦有喜於語言文
字者雖無甚要緊而實可惡昔阿文成公出使湖北忽問
畢秋帆制府曰聞某翰林爲尊紀書聯竟稱某兄大人何
無恥也制府默然後察其實遂召此僕逐出之有周良者
蘇州伶人亦取號蓮塘百文敏公之長隨也嘗畫蓮塘圖
求海內名公卿及騷人墨客之輩題詠幾徧而諸公亦若

惟恐後者後爲曾賓谷中丞司聞知其事逐之落莫以死
一家星散又劉松庵者陶雲汀官保之長隨也嘗畫夢遊
佛境圖求大人先生題詩卷中有五狀元兩尙書皆稱其
先生或稱某兄某丈者余初不知其爲何如人也詭託官
親或曰幕友遂爲屬筆後知之懊悔無已故爲人書題卷
冊不可不慎近復有以秀才而當簽押門上者真斯文掃
地矣

武進劉煦堂刺史官直隸昌平州時有司關王誠者順天
人自言其曾祖已當長隨積貲鉅萬家有質庫八所其爲

人也老成練達既無嗜好亦不捐官公事之暇惟靜坐一室而已余聞而異之遂謂人曰夫執鞭之事原所以求富也既富矣而仍爲執鞭何也意此人以長隨爲樂者耶

孝經通四書熟

江鉄君明經薦一業師與某富翁家其徒賦質甚鈍每日讀論語兩三行掩卷卽不復記憶主人嫌其師之不善課嘖有繁言鉄君曰此甚易事當令先講孝經富翁喜因令師以孝經訓其子朝夕講誦越月餘而其鈍如故也翁疑其給已復造江而詢其故鉄君曰翁豈未讀三字經耶孝

經通四書熟也

緋仙

有女校書號緋仙者揚州人善譚笑愛文墨修短合度秀
絕人寰一時士大夫爲之哄動欲求一見而不可得年未
二十而積蓄數萬金尙未許人也一日在謝君琅林席上
談及緋仙余曰此人前身必是大商曾將金銀揮霍於衆
人者故今生衆人亦將金銀作纏頭實是收債耳此余偶
然戲言琅林目余拍案大笑始知爲某商翁孫女也爲歎
息者久之

面貌冊

凡歲科試諸生面貌冊向爲循例虛應故事而已胡希呂先生視學江蘇詳細殊甚恐有頂冒也常熟生員沈廷輝年三十餘冊填微鬚詎先生以微訓無凡有鬚而填微鬚者俱不准入場廷輝聞之曰吾必被逐矣進場之前一日擬囑學書改正適學書他往尋至三更不得已往剃頭鋪將鬚刮去旋聞鼓吹聲急赴轅門聽點及唱沈名先生熟視廷輝曰此人又一頂替者冊上填明有鬚何以無鬚蓋此學書素與沈善因學使有斥逐之信特爲沈改微爲有

而沈則未見學書不意反變有爲無也無可置辯癡然而
出旋有一生素狡黠亦以微鬚被斥生故與學使強項先
生大怒曰汝讀書尙不知朱註微無也解耶生笑稟曰若
然則孔子微服而過未脫得赤膊精光成何體制也先生
默然後無被逐者

和相

嘉慶己未正月初八日辰刻儀親王傳 旨命乾清門侍
衛立拿和相交刑部審問一面抄其家產至十八日早賜
死獄中余時在京師聞見較詳偶閱冰山錄知嚴分宜家

產不過二千餘萬比之和相百中之一分耳嘗記元人弔
脫脫丞相詩云百千萬貫猶嫌少堆積黃金北斗邊可惜
太師無腳費不能搬運到黃泉吾於和相亦云

朱玉

秦淮女校書朱玉頗敏慧能識人蓬雲孝廉未第時玉最
欽重以才子目之後蓬雲中式玉自誇鑑賞之真嘉慶庚
午趙甌北先生重赴鹿鳴嘗主其家是時玉有徵蘭之信
先生書楹帖一聯贈之云憐卿新種宜男草愧我重看及
第花一時傳爲佳話

素不相能

吾鄉鄒曉屏相國與秦小峴司寇素不相能每有言論輒彼此咀唔後司寇以目疾告歸而相國亦以教匪林清謀叛不能先事預防有旨著回原籍閉門思過因此同在林居一日兩公子惠山卒然相遇司寇曰公何以入山相國曰君能見我耶從者皆竊笑

馬上得之馬上失之

上海趙謙士少農由監生入懋勤殿行走歷官至戶部侍郎上每巡幸熱河侍郎輒隨駕以較射得孔雀

朝嘉慶十六年恭繕

御製詩譜書註爲注字業已刻石

進呈矣侍郎急入

奏自行檢舉

上以趙素醇謹不

加之罪僅拔去花翎京師人有謔之者曰如侍郎之翎可謂馬上得之馬上失之矣

繡閣英才

本朝文運天開文章日盛而間及于女子亦著作如林惜無人爲之選錄成大部者近時某君雖有擷芳集何足數也余嘗戲語孫子瀟庶常云君詩才絕妙刻集盈尺而多閒暇何不精選繡閣英才之詩都爲一集俾掃眉人吐氣

乎昔顧俠君選元詩畢夢中有古衣冠者數十人來謝他
日君夢中自亦必有無數紅褰翠裏深深拜謝于君前者
豈非一大快事耶

官妓

唐宋時俱有官妓如白香山之與元微之歐陽永叔之與
蘇東坡皆所不免近時無官妓而竟有太守監司俱宿娼
者余笑曰此無他亦行古之道也趙甌北先生有題白香
山集後云風流太守愛魂消到處春遊有翠翹想見當時
疏禁網尙無官吏宿娼條

陞官屬

韓城師禹門太守兩次落職余作書慰之曰一官何足介意耶亦如擲陞官圖其得失不係乎賢不肖但卜其遇不遇耳太守閱之爲之解頤

王良善馭

余弟子徐季雅名穎長洲人內閣學士穎之胞弟也年未弱冠能爲古文筆端頗橫因促其受業於王鐵夫越一年余偶在友人席上問鐵夫云季雅近爲文有進境否鐵夫曰如小駒亂走尙未馴也余曰是在王良之善馭耳

兩耳太聰

族叔印川少府少與前兩廣總督吳槐江先生同入泮宮最爲莫逆先生年八十少府年八十五俱強健如少年一日兩公相晤各言近狀少府曰余所恨者兩耳太聰也先生愕然問故荅云近日後生家專以詐人搭橋包漕說訟等事似爲一業者余不欲聞之耳

耆者居

余遊歷之地不過七八省每見古碑石刻及匾額楹帖之類其最佳者輒爲手記而最可笑者亦不能忘也如酒店

匾額曰二兩居楹帖曰劉伶問道誰家好李白回言此處
高在處皆有河南永城睢州一帶又有酒店一聯云入座
三盃醉者也出門一拱歪之乎已足供噴飯矣而南陽夏
鎮各處家家門上有一聯云五湖天馬將四海地龍軍竟
不知作何語尤可笑者湖北武昌府城隍廟大殿上有金
書大匾四字曰不其然而又山東濟南府省城有酒店曰
者者居余不解一日在孫淵如觀察席上談及此條有一
士人在座荅曰此出之論語余問曰論語何章曰近者悅
遠者來也一時爲之絕倒

男慕貞潔女效才良

聞西洋人以婦人當家其夫則反處深閨插花傅粉若爲其妻妾者今廣東嘉應州亦有此風然較西洋爲優男人在家讀書女人支持家務或開張店鋪或出門營生以養其夫一切米鹽瑣屑之事俱不使其夫壻知之恐曠功也故粵中通省以嘉應一州文風爲最盛科第亦甲於他州縣一日余在袁浦張河帥席中有北平楊桂山都轉自粵東來偶談及此事者河帥笑曰此欲翻周興嗣千文二句當云男慕貞潔女效才良者也滿座大笑

先爲閻羅王定案

昔毛西河有女弟子徐昭華爲西河佳話乾隆末年袁簡齋太史效之刻十三女弟子詩當時有議其非然簡齋年已八旬尙不妨受老樹著花之誚近有士子目負才華先後收得五十三女弟子詩都爲一集其中有貴有賤雜出不倫或本人不能詩爲代作一二首以實之以誇其桃李門牆之盛此雖從事風流而實有關名教曩余在三松堂客有豔稱其事者潘榕臯先生歎曰此人死後必轉輪女身自亦工畫能詩千嬌百媚而長安游俠公子王孫爲其

所惑者當十倍之必得相於到五百三十人方能抵其罪
過余笑曰公竟先爲閻羅王定案耶

惡俗附

出會

大江南北迎神賽會之戲向來有之而近時爲尤盛其所謂會首者在城則府州縣署之書吏衙役在鄉則地方保長及遊手好閒之徒大約稍知禮法而有身家者不與焉每當三春無事疑鬼疑神名日出會咸謂可以驅邪降福消難除蝗一時哄動舉邑若狂鄉城士女觀者數萬人雖有地方官不時示禁而一年盛于一年其前導者爲清道旗金鼓肅靜迴避兩牌與地方官吏無異有開花面而持

鎗執棍者有絆爲兵卒挂刀負弓箭或作烏鎗藤牌者有
僞爲六房書吏持簽押簿案者有帶腳鐐手羸而爲重犯
者有兩紅衣劊子持一人赤膊背插招旗又云斬犯者種
種惡狀習慣自然恬不知恥而反以爲樂實可笑也近江
陰李明經見田亦極論之有賽會十弊以爲鬼神非其族
類不歆其祀而通乎上下唯社爲然然自古方社祈年不
過燒紙錢擊鞮鼓粉榆壇下酒奠春風柘林邊人嬉夕
照樂太平之有象式禮法于不愆未有侮弄神明叫囂鄉
里妄違禮法敗壞風俗若此之甚者也其言確切深中時

弊略記于後

一曰瀆鬼神論語曰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未聞有敬鬼神而近之者也不過借衆人之錢財供會首之醉飽愚民不知其故遂從而和之一時成俗百弊叢生其宜禁者一也

一曰亂法度凡一府一邑俱有山川社稷壇文武城隍廟以及鄉賢名宦諸祠此皆列於祀典官民之所宜春秋祭祀者至若某土地神之爲某王某侯某將某相則不列于祀典名爵旣別尊卑無序古今倒置儀仗各殊

卽所謂淫祠也而僧道借以弄錢婦女因而遊玩其宜
禁者二也

一日耗財用一方賽會萬戶供張竟有勉強支持百端
借貸而入會者亦有典衣糶米百孔千創而入會者以
有限之錢財爲無益之費用至於債不得償租不得還
凍餓窮愁而不自知者雖斯民之自貽伊感亦由土俗
之有此厲階其宜禁者三也

一日誤本業城市之民俱有其業鄉曲之民各有其事
民以勤儉爲本安有空閒時耶且賽會皆在三春旣失

其時又失其業吾實不知其肺腑且試問此等事爲名利乎爲衣食乎小人之愚一至於此其宜禁者四也

一日混男女凡鄉城有盛會觀者如山婦女焉得不出婦女旣多則輕薄少年逐隊隨行焉得不看趁遊人之如沸攬芳澤于咫尺看回頭一笑便錯認有情聽嬌語數聲則神魂若失甚至同船喚渡舟覆人亡挨躋翻輿鬢蓬釵墮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其宜禁者五也

一日煽火燭無論在城在鄉迎神之日燈燭輝煌香烟繚繞茶坊酒肆柴火薰天更有扎綵燈出夜會者亦有

歛民錢放烟火者設有不虞難于撲救奸民亦乘機搶奪遂不可問其宜禁者六也

一日興賭博賽會人雜易於聚賭搖攤押寶紛紛而來或輸錢已竭尙求亾羊于無何有之鄉或借貸無門陷此身於不可知之地剝衣而去攘臂而來貽禍地方不知所止其宜禁者七也

一日聚打降鄉曲狂徒市中匪類平時聚飲三三兩兩尙多相打相擊之事況賽會人衆千百爲羣遇店行沽逢場入局一撻忿怒便逞橫凶或莫與解紛卽釀成命

案因而禍延保甲訟累村坊其宜禁者八也

一曰招盜賊異方匪類混蹟人鼓稽察綦難穿窬甚便
日間以熱鬧盡歡夜靜而熟眠失竊富者金帛霎時俱
罄貧人米粟一掃而空至于覓賊追賊計已晚矣其宜
禁者九也

一曰壞風俗人本質樸因出會而多置衣裳家本貧窮
因出會而多生費用甚至在城在鄉俱崇華美小街小
巷迎接親朋使斯民咸入豪奢而風俗因之敗壞其宜
禁者十也

賭

家語哀公問于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諸孔子曰有之爲其兼行惡道也司馬子長謂博貴梟言便則食不便則止貪之至也近時俗尙葉子戲名曰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戲曰趕洋跳猴擲狀元牙牌之戲曰打天九鬪獅虎以及壓寶搖攤諸名色皆賭也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編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者按諸律例凡賭博不分軍民俱枷號兩個月杖一百偶然會聚開場窩賭及存留之人抽頭無多者各枷號三個月杖一百官員有犯者

革職枷責不准收贖若是其嚴也余嘗論女子小人未嘗
讀書識義理犯之有也若公卿大夫受國重寄食祿千鍾
不以致君澤民爲心而以草竊狗偷爲事亦終日屹屹彼
此較量而斯民號呼門外拘候堂皇愁怨難伸飢寒交迫
者不知凡幾而皆不之省斯人也大約另具一種心肝者
耶記戊辰十月余遊濟南時菊溪相國尙爲方伯有太守
監司俱爲此戲方伯聞而責之監司曰此不過消遣而已
方伯怒曰君等非無事者盍卽以公案簿書消遣乎監司
莫能對也